

往/事/回/首

一位女文工团员的传奇

曹家骥

军政治部宣传部张部长走来,见阿玲坐在床沿发呆,便问:“小鬼,怎么不写家信啊?”

一句话惹得她鼻子发酸:“我……我没有家,也没有父母。”对方怔了一下,问起究竟,阿玲边抽泣边作答。对方听完,轻轻拍拍她肩膀,默默离开了寝室。

第二天一早,阿玲被叫到军政治部。张部长打开档案袋,告诉她:“小同志,我代表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父亲是中共党员,你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呀!”

阿玲这才知道,她父亲焦启铨,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中共党员,与北伐名将蒋先云一起工作。蒋先云还把自己的堂妹、毕业于湖南省立女子师范的蒋伦英介绍给焦启铨,二人结为夫妻,那便是阿玲的妈妈。大革命失败后,焦启铨接受党的指示,携妻女回到陕西,打入西北军上层做军运工作。后身份暴露,两次被捕入狱,终被国民党军阀马青苑杀害,牺牲时年仅28岁……

阿玲第一次得知父亲奋斗牺牲的经过,虽然她从没见过父亲,但至此坚信,爸爸一直在自己身边。

张部长告诉她:“从现在起,革命队伍就是你的家,同志们就是你的兄弟姐妹!”阿玲使劲点头,擦干了满脸泪水。

进军大西南,阿玲是用双脚走过来的。一路上,战斗部队追击穷寇,文工团紧随其后,时常站在山坡上打着快板、唱着歌给部队鼓劲。枪林弹雨中,奔跑的文工团员相互照顾着,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快,快,别掉队……”。晚上又围坐在一起,用马尾刺破脚底的血泡。途中宿营时,还排演了歌剧《刘胡兰》《王贵和李香香》《进军腰鼓》……文工团员鼓舞着战士们的士气,成为大家珍视的“宝贝”。

1949年10月1日,是阿玲永生难忘的一天,刚刚解放的湖北沙市(今荆州市)披上节日盛装。阿玲和文工团的腰鼓队、秧歌队,唱着跳着汇入欢乐的海洋……只见广场四周的窗口、房顶上都挤满了兴奋不已的市民。

部队加快了行进步伐,一路势如破竹。从11月7日解放秀山县城,到11月30日在重庆主城举行入城仪式,重庆全境很快回到人民手中。

那一晚,重庆长江南岸隆隆的炮声逐渐停止。部队接到命令,第二日清晨渡江入城。阿玲和女兵们兴奋得一夜未合眼,她早早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拂晓的第一缕白光刚刚浮现,阿玲便随大部队的从南岸海棠溪渡过长江,集结于江边储奇门的“羊子坝”。而举着旗子、标语的市民,早把凯旋路两旁挤得水泄不通。欢呼声、口号声不绝于耳。

入城的队伍沿着蜿蜒的公路,走过通远门、七星岗、观音岩、两路口,最后在“国际村”驻扎下来。接下来那几天,军部驻地涌来成群结队报名参军的学生,阿玲被临时抽调去协助接待登记。这位穿着洗得发白军装的小个子女兵的桌前,排起了报名参军的长队……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诗/绪/纷/飞

新疆行吟(组诗)

杨树弘

塔里木河

穿越天山以南一片又一片绿洲
生命从底处深处,浩歌
这无疆之马,被
喀喇昆仑山和天山山脉两根绳索
温柔牵绊,于是
长成台特玛湖,长成温驯幸福的样子

火焰山

喜马拉雅运动千万年留下山势起伏沟壑纵横
吴承恩硬生生赋予火焰山
天下奇山的浓郁神奇,拴马桩、八戒石
八百里火焰寸草不生飞鸟匿踪
地壳运动断裂与河水切割,道道沟谷
对火焰山进行不尽不绝的传说

罗布泊

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疏勒河
协奏多水汇集的绝唱
绝唱,便成了死亡之海
而我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最低处
聆听,在温情疼你,抚摸盐壳一样的
地球之耳

楼兰古城

寒月下,看见四千多年前
西域人种的生息繁衍
使楼兰,长成西域文明和发达的高度
历史长河,一直生动,从未消失
因为王昌龄不破楼兰终不还
因为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新楼兰

喀什古城

生土造就,明珠般璀璨的玉石之地
铁匠铺的叮当协奏,咖啡店的幽香
岁月在街巷纵横交错
文化于建筑高低错落
数不尽形形色色的巴扎
每一个角落,都勃发生机

喀纳斯湖

雪峰峰峙人间仙境,绿坡墨林泱泱花园
穿越喀纳斯湖的神秘,仿佛听见
成吉思汗西征军点将的号鼓
还有水怪或是哲罗鲑,已不重要
深山密林高山湖泊
雨过天晴的云海佛光,治愈所有

艾丁湖

水波浩渺的内陆大海
禁不住千百年极端干旱的蒸发
便萎缩成零星片状水洼
化为寒夜月光湖
皱褶如波的干涸盐泽
没有了游鱼飞鸟,只留下探奇者
络绎不绝的惊呼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的岳母焦楚玲女士是我的中学老师,但她从小便失去双亲,成了孤儿。父亲离世时,焦楚玲尚在襁褓中。听大人们说,父亲是陕西潼关人,只给她留下乳名“阿玲”。是母亲抱着她辗转回到老家湖南新田,母亲在县女中担任音乐教员,母女相依为命。1941年冬,日本侵略者占领新田,母女俩随难民逃到大瑶山,不料久患肺疾的母亲在兵荒马乱中撒手人寰……

阿玲记忆中永远忘不掉的一幕,是母亲被族人入殓,要钉上棺盖的那一刻。她将瘦小的身子伏在棺材盖上,不让别人把妈妈钉进那个大盒子。哭成泪人的她,不知何时晕睡了过去。醒来时,妈妈已被埋在大瑶山顶,只见满天星斗辉映着一座新坟……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浙江淳安。那晚,二野十二军文工团在县中学操场演出歌剧《白毛女》,台下一个女孩禁不住嚎啕大哭,那便是被亲属收养、吃百家饭长大的阿玲。

第二天,阿玲来到部队驻地要求参军。虽说她初中还没毕业,但当时也算是个“小文化人”了。她被批准入伍,和几个学生娃一起,被分到军文工团。很快,南京解放。一个晴朗的下午,上级通知到“国民大会堂”开会。会场上,司令员在台上发布命令:“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

当晚大家打好背包,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写家信,交组织上统一寄转。一屋子女兵都行动起来,唯有阿玲一脸茫然。此时

午后的机关大院里显得有些安静,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坐着三位成年人,其中一个40岁出头的中年男人正对一个20来岁的青年询问些什么;青年身旁端坐着一个50多岁的老者,此刻他正注视着这个年轻人——他的儿子,眼神里包含着几分期许几分深情。

这是1984年10月的一天,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接受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录用面试的情景。有人曾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我从小到大是在父亲的培养和鼓励下成长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回到地方在一家市属国有纺织企业从事宣传工作。父亲很爱学习,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他都广泛涉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桃花是春天的象征,人们对春天的热爱,源于对桃花的眷恋。春天若是少了桃花,这春景似乎也逊色不少。是桃花点缀着春的颜色,舞动着春的旋律,给春天增添了热情奔放的情怀。

也正是有了这种情怀,才催生我对春天的向往。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里描写的黄蓉在桃花岛的情景,仿佛浮云一般。而万盛城区北面黄高山的桃花,就平平淡淡地开在我身边。我与她相遇如此匆匆,却又是如此温情。

车辆穿过喧嚣的城区,街一路春景,远远望去,在高高的山梁上,如繁星般闪烁的

新作者

父亲的鼓励



何宇新

猎,而尤其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唐诗宋词他能倒背如流,唐宋八大家散文如数家珍。他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此他不仅自己勤于学习,博览群书,还经常鼓励我从小养成读书学习的良好习惯。

记得我刚读小学时,他时常对我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他要求我每天早晨要养成早起读书的习惯,不准我睡懒觉。他经常到子弟校来,向老师们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并和他们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我放学回家,吃过晚饭,他就对我说:“儿子,把语文书拿出来,把今天老师教的古文讲给我听。”我至今还记得在他面前讲过《游褒禅山记》《阿房宫赋》《师说》《捕蛇者说》《岳阳楼记》《六国论》等很多篇文章。

高考失利后,我在重读期间,父亲不断地告诫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鼓励我发扬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加油学习。1984年我又补习了一年,再次参加了高考。不久,师范学院给我寄来了一份自费走读的通知单,但要一次性交纳三千多元的学费,对于我们这个五口之家来说,在当时是拿不出这笔巨额费用的。与此同时,凭高考成绩报名后,我又收到了区政府某部门的招干面试通知书。于是,这年秋天,在父亲的陪伴和鼓励下,我顺利通过了面试,录取为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今年是父亲病逝30周年,每每想起他对我的鼓励,往事历历在目,留下无尽的思念。(作者单位:九龙坡区政协)

生/活/随/笔

桃花匆匆寄温情



罗慧丽

地方,便是黄高山的桃花了。这里四通八达的村道,像一条深沉的纽带,连接着一座座山峦,通向桃林深处。灰白色的路面延伸开去,从其侧畔通过,像一个巨大的“树干”,偌大一座山梁犹如“一树繁花”,从其树顶、树冠、主枝和侧枝,以及树干的周围簇拥着,红的带着羞涩,像是待嫁的新娘;粉的是精心打扮的粉黛,正待登台表演;白的透着靓丽的清新,纯情而又委婉;含苞的嘟囔着红红小嘴唇,仿佛有一肚子的情话。

进入桃花的怀抱,追随桃花的脚步,便是一扇直达心房的理想之门。山路蜿蜒而上,两边环生的桃花树,粗壮的崖根如盘龙般有力。她们一簇簇,一丛丛,迫不及待而

借势张扬,探出身子向外张望。俨然一座春潮涌动的大山,一曲春暖花开的乐章。

陶醉其中,如进入梦幻般的世界。此时此刻此地,只见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沉浸其中,在一棵树下许下诺言,三生三世的桃花,从此终生相伴。片刻,另一对夫妇携子而来,重温爱的誓言,一片惜春的光景,指向灿烂的未来。我的身影犹如水里的鱼儿,花影落在了水里,也落在我的身上。真分不清花是我呢,还是我是花。

及登到高处,俯瞰花浪翻滚,整个山峦都是桃花的裙摆。手扶桃枝欣赏那如玉的容颜,吐露的芬芳,把真情燃烧。(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文旅委)